



烧饼

李传云

小区后门旁有个烧饼摊，只做凌晨生意。

我第一次遇见摊主，是去年秋天。那天加班到凌晨两点半，饿得冒汗，便出门碰碰运气。后门的街道黑漆漆的，两盏路灯早已坏掉，我本以为是空手而归，拐过街角，却望见一团暖融融的橘黄灯光。

那是一辆三轮车，车斗里架着铁皮烤炉，炉火将夜色烘得温热。车旁立着一块硬纸板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武大郎烧饼。摊主是位矮瘦的老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，袖口挽起，露出精瘦的小臂。他正俯身往炉壁贴饼，动作缓慢，却十分沉稳。

“两个。”我说。

他用油纸包好递来。我咬了一口，外皮酥脆裹着芝麻，内里绵软带着葱油香气。是老面发的饼，口感筋道，越嚼越香甜，绝非冰冷的半成品。后来，我便成了这里的常客。

老人姓武，72岁，从乡下进城帮儿子带孩子。孙子上小学后，他闲不住，又因年纪大睡得多，便索性凌晨出摊。

“夜里八九点睡，两点起来和面，三点出摊，五点半收摊，不耽误给孙子做早饭。”他一边翻饼一边轻声说，“我主要做夜班人的生意。”

一天凌晨4点，我下班路过，看见他蹲在花坛边，三轮车停在一旁。“武师傅？”

他抬头，双眼泛红，慌忙用手背擦了擦脸。“今儿咋这么晚？”他声音沙哑，顺手从炉里拿出两个热烧饼塞给我。我接过温热的饼，蹲在他身旁。

许久，他低声开口：“我儿子昨晚跟我吵架了。他说，缺钱他给我，别出来抛头露面。”老人把头埋进膝盖，语气满是委屈：“我就想找点事做。身子还能动，天天坐着混日子，那才是真丢人。”

我陪着他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。他站起身拍了拍裤腿，推着三轮车离去，那盏小灯摇曳晃晃，渐渐融入晨光。

入冬后，我半个多月没见到他。问了卖豆浆的大姐，才知道他生病住院了。

腊月二十的凌晨，我加班归来，后门那束熟悉的光再次亮起。他瘦了许多，脸颊凹陷，头上戴着一顶旧棉帽。看见我，他眯眼辨认许久，缓缓笑了。

“好些了？”我问。

“好了。躺了一个月，浑身僵硬，得出来活动活动。”他说着往炉里贴饼，手却止不住发抖，捏好的面团总往一旁歪。他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手，沉默不语。

“要三个。”我轻声说。

他包好烧饼递给我，指尖仍在轻颤。“天太冷，手不听使唤，今儿早点收摊。”他推着三轮车离开，那盏灯晃得格外缓慢。年后再去，摊位已是空空荡荡。卖豆浆的大姐告诉我，老武年前已经走了，是他儿子收走了三轮车。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望着空荡荡的地面……

又是一个加班后的凌晨，远远地，我又看见一盏熟悉的灯火。走近才发现，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，守着同样的三轮车与铁皮炉，纸板上依旧写着“武大郎烧饼”。他贴饼的动作生疏，饼还厚薄不均，火星溅出时，还会下意识躲闪。

“你是武师傅的儿子？”

他点头：“俺爹走了，我来替他。”

我一时失语，不知该如何安慰。

“俺爹说，总有人凌晨下班，饿着肚子找不到热乎吃的。”他翻动着烧饼，“得有人，给他们做点热乎的。”

炉火在暗夜显得格外旺盛，烧饼的香味飘起来。路灯照着我俩，影子拖得很长。

我咬了一口烧饼。面发得有点硬，盐放多了，咸。可它是热的。

人生况味

昔年比邻而居，睦邻相守，两相安宁。幸遇德善之邻，受益匪浅。简而言之，我摊上了好邻居，乃人生幸运也。

一邻居姓雷，八十有余，个子较高，身体硬朗，语声轻缓，耳朵有点背，我叫他雷大爷。他当过解放军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。一邻居姓赵，九十有余，年轻时干过装卸工，个子较矮，走道或骑自行车仍然很“溜”，我叫他赵老爷子。他经常来往于附近市场，买点主食或副食什么的。平日里，我们之间交往甚少，偶尔几句闲唠，即是我们“友谊”的象征。

我之所以要写他们，是因为他们的“精气神”，令我羡慕。他们做人做事恪守勤劳与无私的美德，也令我敬仰有加，自愧不如。

我们居住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长拖老居民楼，楼栋建成年代久远，无人专门管护，卫生状况常常不尽如人意。雷大爷和赵老爷子，是楼里资历最老的住户，也是最勤快、最热情的两个人。在他们眼里，楼道就是自家过道，楼前仓房周围的公共区域，就是共同的家园。每逢清扫楼道、铲除积雪、疏通水道、清运杂物，但凡楼栋有脏乱死角、应急琐事，两位老人总是主动上前，默默忙活，从不推诿，不计得失，毫无怨言。

有一次，真令本人羞愧难当。我家楼下仓房，常年不用，门前和窗前被别人搁置一些玻璃。冬天下雪的时候，我一般清理出过道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夏天下雨的时候，我把脏水用大锹“推”到下水道，淹不到仓房，就再无忧虑。前些日子，爱人催我下楼清理一下，包括碎玻璃、积累一冬的杂物等等，说句心里话，这里是“三不管”地段，我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

某天清晨下楼，我意外看见两位白发老人蹲在我家仓房前，一人捧袋、一人挥锹，认真帮我清理杂物。不多时，脏乱的角落焕然一新，过道干净敞亮。看着耄耋老人替我分担本属于我的家务，我十分愧疚，连忙上前道歉致歉：“您看看，这活儿早该是我做呀，您们那么大岁数……”

两位老人却笑意温和，坦然说道：“我们老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干点活儿活动筋骨，心里舒坦。环境干净了，大家住着都舒心。”原来，“勤劳与无私”这5个字，在两位老人的心中有千钧重啊！

寻常巷陌，烟火最真。与良邻为伴，与美德同行。我想，这份朴素温暖的邻里情，是岁月赠予人间最温柔、最珍贵的美好。祝他们健康长寿！

凡人雅事

好邻居

肖英奎

浮翠流丹

刘海玲

一双纤纤玉手，将一块白布妥帖地绷进花撑，左手握撑，右手牵针引线，一穿一拉一拽，那布上的花样就填满了色彩。杏黄、桃红、靛蓝、墨绿、月白、铁紫，一花一叶缓缓生成，渐渐地，竟延展成一幅繁花灼灼的《凤穿牡丹》吉祥图。

记忆中，母亲40岁刚出头，宽额头，丹凤眼，鹅蛋脸，乌发齐肩，娴静如花映水，像古时穿越而来的女子。她常坐在窗下，一绣便是几个小时。时光在她指尖静默流淌，多少温婉风流，尽在这一动一静之中。

我被母亲的绣花所吸引，常常趁母亲忙于家务之时，偷偷拿起花撑，胡乱插上几针。母亲回来并不责备，只是拆除歪斜的绣线，重新起针。五六岁的我，悻悻然立在一旁，情绪低落。

有一天，母亲买回一块细纹白布，在上面描好样子，将我叫到跟前，“旧时女儿家，六七岁时就要学些绣花、钩织、裁剪、缝补的活计，这叫‘女红’。要论一个女孩子的好坏，就看这手上功夫。”我点头应着，偷目细瞧，见那绣布自下而上生出直直的五六片叶子，中间蹿出三枝花箭，箭上顶着花托和一簇簇的花朵、花苞，不蔓不枝，清雅亭亭。

母亲肤如凝脂，眼神如玉，手指轻点花样：“这叫‘凌波仙子’，就是水仙花，颜色简单，好绣。”说着，母亲教我怎样上花撑子，又用双股官绿色丝线加捻匆匆好针，在线头打个结，便从花撑子底部沿着叶子边缘将针穿了上来，从叶子的一条线覆盖到另一条线斜着穿针下去，绣了两针后交给我。我绣花时，母亲说这便是“鲁绣”，绣线必须捻成双股才可入针。我绣了一段后，母亲又让我换了深绿色丝线，接着是青绿。绣到叶尖时，母亲又让我换回官绿，用短针将叶子绣完。所有的叶子均是如此，只不过官绿、青绿、深绿长短不一，粗细不同。三条箭杆亦是如此，再用深绿勾边。在箭杆与花托的过渡处用葱心绿，花托是紫白两色相间用线，再用紫色绣出一条条筋脉，花蕊是否黄点缀紫粉，花朵和花苞一律珍珠白，用淡紫勾勒轮廓。当这绣品结束时，我已学会了齐针、缠针、滚针、套针等几种针法。

绣品完成，我欣赏着那浮雕质感极强的绣面，换淡粉线用套针勾了边，将它蒙在茶盘上。朵朵素花宛若尺余的绢上灵动绽放，条条绿叶仿佛轻柔的素锦上悄然生长，竟是浓淡有致、活色生香。

鲁绣素有“远看色、近看花”之说，极针妙彩，绚丽生花。而绣花最

费工夫的要数牡丹：花瓣须先用紫红铺底，大红与浅粉穿插中部过渡，再以白粉点亮尖部，最后用银白将花瓣勾勒成型。花蕊是明黄，整体辅以金、银、粉调色，一大朵牡丹就在针脚的游走间雍容展开。紧跟着，菊黄、粉白、蓝白、黄绿各色牡丹竞相盛放，一层层花骨朵、一蓬蓬含苞待放的花朵点缀其中，一片片浓密深浅不一的绿叶，烘托着花团锦簇的牡丹，含而不露，浓而不艳，艳而不俗，好一幅《花开吉祥》的富丽春光图。

那时，绣帘是寻常人家最美的点缀：门帘、窗帘、收音机帘、枕套、茶盘蒙布、缝纫机蒙布、墙上挡帘等。姑娘们出嫁时都要成套地带，作为娘家的陪嫁，十分有面子。我便成了姑娘们的“小绣娘”。

绣品中最受欢迎的是《鸳鸯戏水》。我总是绣一对鸳鸯相互依偎，雌鸳鸯回头与雄鸳鸯款款相望，浓浓情，蜜意；身后荷花、荷叶交错挺立，身前一簇蒲团似的大荷叶，缀着五六片小荷叶浮于水面，鸳鸯身下前后均是蓝色波纹，一束柳枝从空中飘然而垂下，画面温馨、祥和、恩爱、甜蜜。此图案可做枕套，可做门帘，亦可做手帕，寄托着朴素而绵长的祝愿。

母亲见我在绣水纹，便让我将浅蓝换成湖蓝丝线，且一边示范一边说：“古人说上善若水。你个小看这水，天下万物，至柔莫若于水，再刚强的东西都改变了水。绣花最能怡人性情。当年，刘秀母亲让刘秀学绣鞋垫子，就是要磨炼他的性子。你的性子也有些急躁，应多学学女红，磨磨性子，刚柔相济才能做好事情。”

我记住了母亲的语，常常沉浸在绣花里，每每捻针引线，便不急不躁，心静如水。这一针一线中，似乎能承载世间最真挚的情感；这一花一叶里，好似能感知生活、感知世界、感知万物的低语。

几年间，我又学会了散套针、乱针、包针等针法，绣出《孔雀牡丹》《喜鹊登梅》《梅兰竹菊》等，广受人们喜爱。我为亲戚、朋友、邻居的出嫁姑娘绣制结婚用品，常常忙至深夜，累得脖子酸疼，依然供不应求。

每当此时，母亲便会拿起绣针，缓缓沿着布上的图案轻柔地绣着，或是石上幽兰，或是彩蝶恋花，或是双鱼戏莲，或是腊梅傲雪，那么有意境、有情趣。她的姿态又是那么宁静专注，为我留下了那段美好而温馨的时光，令我至今难忘。

几十年时光匆匆而过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绣帘早已成为记忆，手工鲁绣也已从民间悄然淡出。机器绣花代替了手工绣制，好多纹样绣出后艺术性更强，变成了丝巾、衣服、窗帘的装饰，化作高档产品，甚至远渡重洋，成为异国人眼中的东方情致。

偶尔，看到一件绣品，我会莫名地怦然心动。那段色形于物而情蕴其中的绣花岁月，再度浮在眼前，真想拾起针线，“花随玉指添春色，鸟逐金针长羽毛”。

费工夫的要数牡丹：花瓣须先用紫红铺底，大红与浅粉穿插中部过渡，再以白粉点亮尖部，最后用银白将花瓣勾勒成型。花蕊是明黄，整体辅以金、银、粉调色，一大朵牡丹就在针脚的游走间雍容展开。紧跟着，菊黄、粉白、蓝白、黄绿各色牡丹竞相盛放，一层层花骨朵、一蓬蓬含苞待放的花朵点缀其中，一片片浓密深浅不一的绿叶，烘托着花团锦簇的牡丹，含而不露，浓而不艳，艳而不俗，好一幅《花开吉祥》的富丽春光图。

那时，绣帘是寻常人家最美的点缀：门帘、窗帘、收音机帘、枕套、茶盘蒙布、缝纫机蒙布、墙上挡帘等。姑娘们出嫁时都要成套地带，作为娘家的陪嫁，十分有面子。我便成了姑娘们的“小绣娘”。

绣品中最受欢迎的是《鸳鸯戏水》。我总是绣一对鸳鸯相互依偎，雌鸳鸯回头与雄鸳鸯款款相望，浓浓情，蜜意；身后荷花、荷叶交错挺立，身前一簇蒲团似的大荷叶，缀着五六片小荷叶浮于水面，鸳鸯身下前后均是蓝色波纹，一束柳枝从空中飘然而垂下，画面温馨、祥和、恩爱、甜蜜。此图案可做枕套，可做门帘，亦可做手帕，寄托着朴素而绵长的祝愿。

母亲见我在绣水纹，便让我将浅蓝换成湖蓝丝线，且一边示范一边说：“古人说上善若水。你个小看这水，天下万物，至柔莫若于水，再刚强的东西都改变了水。绣花最能怡人性情。当年，刘秀母亲让刘秀学绣鞋垫子，就是要磨炼他的性子。你的性子也有些急躁，应多学学女红，磨磨性子，刚柔相济才能做好事情。”

我记住了母亲的语，常常沉浸在绣花里，每每捻针引线，便不急不躁，心静如水。这一针一线中，似乎能承载世间最真挚的情感；这一花一叶里，好似能感知生活、感知世界、感知万物的低语。

几年间，我又学会了散套针、乱针、包针等针法，绣出《孔雀牡丹》《喜鹊登梅》《梅兰竹菊》等，广受人们喜爱。我为亲戚、朋友、邻居的出嫁姑娘绣制结婚用品，常常忙至深夜，累得脖子酸疼，依然供不应求。

每当此时，母亲便会拿起绣针，缓缓沿着布上的图案轻柔地绣着，或是石上幽兰，或是彩蝶恋花，或是双鱼戏莲，或是腊梅傲雪，那么有意境、有情趣。她的姿态又是那么宁静专注，为我留下了那段美好而温馨的时光，令我至今难忘。

几十年时光匆匆而过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绣帘早已成为记忆，手工鲁绣也已从民间悄然淡出。机器绣花代替了手工绣制，好多纹样绣出后艺术性更强，变成了丝巾、衣服、窗帘的装饰，化作高档产品，甚至远渡重洋，成为异国人眼中的东方情致。

偶尔，看到一件绣品，我会莫名地怦然心动。那段色形于物而情蕴其中的绣花岁月，再度浮在眼前，真想拾起针线，“花随玉指添春色，鸟逐金针长羽毛”。

近日整理资料，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稿纸复印件推荐信，字迹清晰可见。原来，这是20多年前，著名作家杨子忱老师为我加入市作协写的一封推荐信。斯人已逝，往事却历历在目。

2000年4月的一天，经作家冯振翼老师介绍，我登门拜访杨子忱老师。杨老师家住东岭南街，我去拜访的时候杨老师正在写作，看到我来了先是握手并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，他说：“是振翼介绍来的吧，请坐！”杨老师是知名作家，却和蔼可亲、面带笑容，让我倍感亲切与温暖，紧张的心情很快平复下来。

经过简短的交流，在杨老师查看我在各种报刊发表作品的当口儿，我环顾杨老师的家，到处是书和资料，让我有些目不暇接，感觉被文化书香熏染着，有一种深深的幸福感和欣喜之情……我知道杨老师的时间非常宝贵，为了不耽误他写作，我欲起身告辞，杨老师说：“你等一下！”于是，他提笔简明扼要地写了一封推荐信，其内容如下：xx同志：您好。经文友介绍，作者王唯明来舍秉明要加入长春作协的愿望。并携来作品，我看了一下，认为加入作协是够条件了。像这样有志于此方面者又年轻，刚刚起步，有培养与提携的必要。今介绍推荐协会。若认为可以，请发表让他填写一下吧。顺致！杨子忱，2000年4月6日。

我如愿成为市作协会员后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更加刻苦学习、写作。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，文学的路还很长，工作生活之余即使劳累、有烦恼，仍然坚持文学创作。为了铭记心志，我写了一首小诗《题给自己的诗》——

我是一头憨笨的牛/在非丰腴的土地耕作/多想在那一方绿茵小憩/但为了收获金灿灿的季节/我愿再抽几鞭……

2001年4月，《世纪春光》正式出版。其中，在“长春风情”栏目中有杨老师的散文《老长春》，字字珠玑、力透纸背，将那种从心灵中氤氲弥漫出来的真情实感，融入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之中，犹如激荡起阵阵春风，令人陶醉。能与杨老师等人的作品入选合集，对我来说，是一种莫大的鼓舞，并有一种成就感！

2012年5月，春花烂漫的季节，在南湖新村，冯老师、杨老师等几个要好的作家朋友一聚，把酒言欢中提到了我，杨老师对我印象深刻，关心并寄予厚望。本来冯老师要打电话邀我前来，但考虑到我工作太忙，只好作罢。后来，冯老师说起这件事，我因为没能参加，感到很遗憾！

2019年8月19日，82岁的杨老师因病去世，噩耗传来，那一夜我辗转反侧，心绪难平……杨老师对我的帮助和鼓励，让我没齿难忘。杨老师不仅著作颇丰，还热心提携晚辈，德艺双馨，是我们永远敬仰的前辈和学习的榜样。

心香一瓣寄哀思。

对我来说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就是报答杨老师的知遇之恩和永远的怀念！

王唯明

永远的怀念

独家记忆

我小时候晚上被尿憋醒，总是喊：“妈，我要撒尿。”这时，就会听到母亲摸枕边火柴盒的窸窣声和“咔嚓”一声划着火柴的声响。我眼睛微张一条缝儿，见炕沿上的油灯亮了，便跳下地，不管脚上的鞋是谁的，趿拉着跑到外屋，弯腰掀开尿罐盖子，眼盯着里屋炕上一排脑瓜就是一阵急射。我不敢关里、外屋中间那扇门，我怕黑黝黝的墙壁，怕几步开外那紧闭的两扇外门，怕外屋的杵杵晃晃，仿佛这些地方潜伏着母亲给我讲过的故事里的妖魔鬼怪。我极力制造声响，使劲尿，让尿罐子里发出哗哗声。我只能以这种方式壮胆。

母亲躺着不动，耳朵却支棱着。听到噤噤的脚步声，炕沿微微一颤，知道我上炕钻进被窝了，才“噗”地一口吹灭灯。屋子又黑下来。

那些年，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。不仅是我，我的哥哥弟弟和三个妹妹也如此。

母亲的耳朵怎么那么好？从来没有听不到我喊的时候。

如果把母亲一生的夜衔接起来，那漫长的夜，竟被我和我的兄弟姊妹截取得很短很短。

母亲的夜，既短又长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小油灯的灯火依然轻舔着小镇的夜晚。

上完晚自习，我与同学端着自已的小油灯，走在空旷寂静的街道上。快接近家门口时，我只要看到我窗纸上透出的昏黄灯光，扑通扑通跳动的心便安稳下来。

一盏用梳头油瓶改制的油灯坐在炕沿上。弟弟妹妹们睡着了，父亲打着轻鼾，柜子上的老座钟嘀嗒嘀嗒地走，墙洞里的蝓蝓吱吱地叫，屋子里白天的所有声响都隐匿起来，家的温馨，一直这样接纳着我。

只有母亲不睡，躬身对灯，缝衣服，补袜子，替孩子捉虱子。这样的夜，在我心里很亮很亮。

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母亲的背驼了，驼起的背像一座峰。灯光在她身后的墙上堆起一座更大的峰。日子愈沉重，母亲的峰也愈高。我推门那一刻，母亲使劲挺挺腰，那峰缩一缩，又耸立在墙上。

偶尔，那峰也会消失。有一次我进屋，母亲手里还捏着针，线板的线拖出很长，人却和衣歪躺在自己的铺位边。油灯一时显得高大起来，灯光直达母亲的身后。

这样的时候，我心里发怯，就弄出点声音，蹑蹑脚，母亲激灵一下坐起身，露出微笑，拿针的手往头上抿一抿，接着缝。

母亲什么时候睡觉？我不知道。

我懊悔，我为什么没问？

油灯是母亲的影子，抑或者说母亲是油灯的影子。唉，谁能说得清是谁的影子？这么说吧，只要是晚上，母亲到哪里，油灯就在哪里。或者，油灯在哪里，母亲就在哪里。

父亲要借光看闲书、点烟，得等母亲结束锅碗瓢盆的交响曲。特别是隆冬，日短夜长，母亲在灯光下烧火做饭，在灯光下刷锅洗碗，油灯便首先照亮了母亲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母亲脸上的皱纹深了，那大山沟壑般的皱纹爬满无尽的心事，母亲的头发白得太早了，让我想起深秋的第一场寒霜。母亲把油灯放在锅台上，放在米柜上，放在菜板上，放在水缸盖子上……放在她所有需要光亮的地方。于是，母亲的身影就时而放大时而缩小，时而细长时而粗胖，变幻出奇奇怪怪的模样。年深日久，外屋的板壁越来越黑，我想，那应该就是母亲重重叠叠的影子永远的印记了。

记得有一次，外面的冷风呜呜叫，冷风从窗户纸的洞眼处吹进来，从门缝挤进来，灯火飘忽不定，母亲一手执灯一手遮风，这个形象被黑漆漆的墙壁收纳，也深深地镌刻进我的记忆。那只好手好啊。多少年了，还护着我。

哦，原来我就是在这般人间烟火里长大的。

戴质忠

灯火人间

午夜箫声

天生我材